

# 清代女詩人寫作態度及其文學理論

鍾 慧 玲

清代婦女文學極為興盛，可說是文學史上一個特殊的現象。究其原因，固然由於當時文學的風氣、文人有心之獎掖和家庭的薰陶等種種客觀因素所致，而在主觀條件上，婦女對寫作的認知，則是一項值得注意的問題。在清代婦女豐富的著作中，詩佔了絕大的比例（註一），因此，在創作的理論上，也顯而易見的與當代詩學潮流有極密切的關係。本文研究即分為兩個重心，一在剖析清代婦女的寫作態度，一在探尋其文學理論的基礎。前者就其所表現的消極保守與積極自由兩種不同的作風，以明瞭傳統觀念的制約力量及婦女寫作意識的轉變。後者則從其所承受公安思潮的餘波，性靈詩說的影響，以窺知清代婦女文學思想的內涵，由這兩方面的考察，可以有助於對清代婦女文學作品的認識。

## 壹、寫作態度

### 一、消極保守的態度

清代社會對女性言行的衡量，一般而言，仍舊因循傳統的標準，因此，「內言不出於閨」的觀念依然深植人心，以為女子不宜作詩，更不可有隻字片語流播外出，造成了閨中筆墨隱秘不傳，自生自滅的情形。

士大夫家庭裏，女子受教育的機會較多，但是，對於吟咏一事，門風保守的家族也多持反對的意見。如衆香詞射集「王璋」條載云：

女工鍼指，無不精妙……至詩詞雖其所長，然舅宇台先生，西泠理學名儒也，最惡婦人作詩，璋仰體舅意，即絕筆不作。

又同書射集「蓉湖女子」條載云：

本名家女，宦室婦，文才敏妙，篇什甚多，特以外君戒其咏吟，故不以姓字傳。

兩浙輪軒續錄卷五十三「吳筠」條云：

婦幼聰悟……十歲後殫力於詩，由漢魏至近時名集，靡不采攬，先母以吟咏非閨人所宜，稍課以女工，遂絕口不敢言。

又如吳文媛於其女紅餘緒自序中，嘗謂其祖教以內則，並以筆墨為戒，其云：

……乃以方字三千，教以聲韻，內則一篇，訓以箴規，既而復誡曰：女子之識字也，不過數千，不必墨舞而筆歌，焉用執經而難字，宜勤工於繡作，莫懶惰於饋事。閑居小閣，務針線以長持，或入中庖，和鹽梅而小試，衣憎蝶撲，洗鉛粉於妝奩，書怕蟬侵，藏芸香於篋笥。（註二）

這種來自家庭的阻力，不但斷喪了婦女寫作的興趣，同時也使得婦女對寫作採取了同樣的保守態度。

由於女性須以閨德自持，不可以才藻炫人，所以即使發為吟咏，也多秘藏其稿，不敢輕易示人。如紀映淮因少時所作，為王士禛綺語稱賞（註三），後悔莫及，於是不再作詩，如衆香詞射集「紀映淮」條載云：

以節孝旌閨，詩詞係少時作，稱未亡，曰：此非婦人事也。少作誤為人傳，悔不及，遂絕筆不作。

又如王貞儀德風亭初集卷四「答白夫人」書自言：

儀智淺學疏，雖喜耽翰墨，而從不輕易出以示人，不敢謂勤慎內修也，亦非自以為是也。其所以甘於隱秘者，唯守內言不出之調，以存女子之道耳。

擷芳集卷二十九「黃卷」條載云：

……工咏吟，嘗云：詩以道性情，閨閣中語詎可外傳。故姻婭罕得見之。

兩浙輜軒續錄卷五十三「汪蕙」條云：

……幼嫻文藝，于歸後，所作尤多，以詩非婦人所宜，恒秘藏之。

應城縣志卷十一列女「郭望菀」條載云：

……幼隨父讀，性聰慧，博涉書史，字跡端好，兼精岐黃，喜吟詠。謂婦人不以筆墨見長，故所作多散佚。

婦女寫作的心態由此可見。

此外，婦女寫作自以為無益於世風，純粹為消遣抒懷而作，所以不願留給後人口實，因此對作品多不自珍惜，甚至有焚稿毀棄之舉，這種現象實在是屢見不鮮，如沈隱在其幽憤言自序中，即云：

閒居無事，楮墨自娛，但以閨詞無補世風，闢論恐譏大雅，故累葺累焚，芟夷半盡。（註四）

又如名媛詩緯卷十七正集十五「姜廷梅」條云：

……喜唐詩，然作詩殊不求工，隨口成章，曰：詩詞非女子事也。成即投諸水火。

衆香詞射集「紀松實」條云：

……年三十七而卒，屬續之前一日，檢其稿焚之曰：我生平可以告無愧者，酒食是議，毋父母貽糶而已。此不足留，且留此徒增良人傷感耳。

海寧州志稿卷三十九列女志才媛「鍾韞」條云：

……工詩古文詞，……疾亟時，自以風雅流傳非女士所宜，悉去之，子慎行默識追錄詩詞六十餘首。

國朝閨秀正始集卷四「韓韞玉」條云：

韞玉少承家學，博極群書，病歿前取稿盡焚之曰：非婦人事也。嗣顧君（夫名顧渭熊）檢書帙中，得此十餘首錄之。

續稿李詩繫卷三十八「張丹」條載云：

……自幼以淑慎稱，緘紉外頗工吟詠，風晨月夕，搦管賦詩，甫脫稿，旋又焚棄，蓋謂吟詠非婦人事也。

兩浙輪軒續錄卷五十三「陸彬」條云：

女士嫻文翰，工鍼繡，在室以孝謹聞，迨歸徐秀才軼，閨闈之內如師友焉。未幾疾歿，謄錄甚夥，歿之前夕，手檢付火曰：幼時娛親偶爲之耳，非婦職也。今之所存詩，得之廢字篋中，不及焚者。

由以上所舉的例子，可知所謂「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」的期許，實非閨閣中人所敢想望，在型定的傳統軌式中，女子極難突破或反抗，甚至也自以爲是不移的律條，因此，對於自我的創作始終無法給予正面的評價。

導致女子對寫作抱著消極的態度尚有一個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普遍存在的才多而福薄的心理，一般人都以爲女子遭遇迍邐皆因識字而起，如隨園女弟子張玉珍，其夫金瑚歿於京師，二十九歲即稱未亡，含辛茹苦，撫孤成立，娶婦後，子又遽卒，僅得一遺腹孫，玉珍哀慟欲絕，命婢取詩詞稿，盡投爨下，幸爲兄潛取收藏，所撰「滿江紅春日課兒感悼外子」詞，即云：

識字由來憂患始，有才偏使年華促。剩中心，抱恨最難平，拋棋局。（註五）

詞味辛酸，道盡身世的苦楚。

又如戴韞玉，字西齋，浙江歸安人。其夫屢試失利，遠滯不歸，而所生子又一夭殤，幽憂委頓，三十即病卒。作品中時而流露出悲憤激切之情，在「家大人改官潯洲恭賦送別」詩中，即有「自憐識字原非福」的怨嘆（註六）；此外，又有「恨不爲男，更恨慧根識字」的傷心語，所作「長歌行」一首，幾近千言，述往歎今，聲淚俱迸，其中有「我得何罪竟沈淪，想因識字天還嗔」的詩句（註七），戴韞玉的境遇令人同情，也因為如此，更容易使人確認女子多才非福的觀念。

又如包蘊珍，字亭玉，號菊籬，浙江錢塘人，十四歲能詩，其父即曾以「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古之福慧兼修者幾人哉」爲戒，蘊珍深自韜晦，然不能忘情於詩，偶而亦有詩作，後家道中落，父歿，自養寡母，婚後，愈抑鬱不得志，仍依母而居，淨綠軒詩稿自序有云：

中年始更憂患，人事有不可言者。

又云：

焚棄筆硯，頂禮空王，發生生世永不識字之願。（註八）

雖爲牢愁憤懣之語，但是，清代婦女對寫作的態度則由此而表露無遺。

此外，類似這種自悲命薄而歸罪於寫作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，如黎里志卷十一「徐秀芳」條云：

早慧，承父教……暇日事吟詠……孀居後鬱鬱自傷，距夫亡三載卒。臨沒，悉以詩稿投爐中曰：薄命人無留此爲後人笑也。今遺詩不及十之一云。

清詩匯卷一百八十七「范薇」條云：

平生著作凡數萬言，夫亡，取投諸火曰：命蹇如是，殆造物有以忌之也。

續樵李詩繫卷五十八「陸瞻雲」條云：

自幼讀書，邃於易理……兼能帖括，而于詩尤工，吟稿甚富……抱伯道之傷，取中年所著諸集，悉拉雜燒之。

蘇州府志卷一二四「戴慎儀」條云：

母徐名昀，字倩蘭，好觀書，閒或吟詠，隨得隨棄，曰婦女有才多福薄，焉用此爲。其實，無才女子也有命途舛薄的，只是由於能詩的女子較易抒寫自己的境遇，世人則往往以才藻揚露歸咎之，甚至連女性本身也以此爲不祥的徵兆，所以，斂藏才華，自警自嘆之餘，對寫作也就自然而然懷有戒懼之心。

清代婦女的作品儘管很多，但是女作家們對於作品的生命並不寄予熱望，因此，對於作品的價值也就相對的自我漠視，這種消極保守的態度，可以說是婦女在文學成就上難以和文人抗衡的主因。

## 二、積極自由的態度

清代婦女作家在寫作上雖多有消極保守的心態，但是，出之以積極自由者亦不在少數，這類作者多能肯定寫作的價值，因此，對於作品比較珍惜，並且樂見其流傳。她們能大膽的向世俗提出質疑，爭取女性應有的文壇席次，進而以爲女子也可以和男性一樣因文采而傳世，如吳琪序鄒漪紅蕉集有云：

古今女子之傳，豈必以詩哉？文章節義，俱屬不朽，然歷選人代，鬚眉丈夫，罕或兼擅，況吾儕閨閣筭縵乎？女子之正，無非無儀，苟絺句繪詞，與文士爭伎倆，抑非閭職所宜矣。然不可謂文辭遂妨於節行也。由來黃鵠鳴哀，青陵矢志，節行且彌增其光烈焉。然則女子又何必不以詩著乎？粵稽女媧煉頑石以成質，飛五色彩麗雲霞，羸女托寒篠以矢音，應六律韻諧鸞鷲，自是文心既關，逸響相繩，若皇娥王母、唐山夫人、班婕妤、卓文君、蔡文姬、甄后、左妃、道蘊、令暉輩，指不勝屈。

又云：

……然則古今女子之不朽，又何必不以詩哉？夫抱貞靜之姿者，儘不乏批風款月；具佻達之行者，或不解賦草題花，彼有大節或渝，而藉口一字不踰闔外，其視集中諸夫人，相去爲何如也？（註九）

婦德固然重要，婦才亦不可偏廢，才德並重的說法成爲閨閣作家寫作的重要憑藉。吳琪的議論豪宕灑落，不可以詞屈，又如蔣季錫淑晚晴樓詩稿云：

余聞王化始於閨門，故孔子刪詩，先列二南，關雎爲宮人所咏，至葛覃卷耳，則后妃親製焉。乃後世每以才思非閨閣之事，其亦聞聖人之教歟？抑東萊氏所謂不以理視經，而以經視經者歟？（註十）

黃友琴序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亦云：

周南居國風之首，而關雎葛覃卷耳蓼木，先列婦人諸作，是知畫眉點頰者，不廢言志申懷，其從來遠矣。世多謂女子有才非令德事，夫含五常之性，備五官之用，女子亦人耳，使或遠踰禮法，雖才高柳絮，顏若蕤華，猶當爲世所鄙棄，若純靜專一，而能職思其居，聖人固將采而錄之矣。

又如趙葵撰顧孺人傳云：

余聞之詩曰：無非無儀，惟酒食是議。禮曰：內言不出於梱。婦人者，謹內則而已，立德立功立言，非其職也。顧詩三百篇，婦人女子之辭居其半，抑又何歟？經不云乎，婦德婦言婦功，婦人德功，或不比同男子，言則無以異也。古婦人以立言著者，魯之敬姜，漢之班昭尙已，班氏女誡，不越閨門。敬姜訓子，通乎天子諸侯大夫士庶，均有切於先王治化之原。立言如此，雖聖人無以易焉，是安得以無非無儀，內言不出概之歟？夫徒尚文采，無益理道，雖公卿達官之言，無足取也。苟有補於世道人心，雖田夫牧豎之言，不可廢也，而況婦女之賢者乎？（註十一）

諸人所論皆在提高「婦言」的地位，強調閨閣才思無悖於聖人之教，清代婦女的作品中也不乏類似的申辯，如席佩蘭在「與姪婦謝翠霞論詩」詩有云：

……世俗見迂拘，謂婦宜守拙。余曰理不明，究于禮多缺。請觀周南詩，誰非淑女筆。（註十二）

又如夏伊蘭在其「偶成」詩中有云：

人生德與才，兼備方爲善。獨至評閨材，持論恒相反。有德才可駭，有才德反損。無非亦無儀，動援古訓典。我意頗不然，此論殊褊淺。不見三百篇，婦作傳匪鮮。葛覃念父母，旋歸忘路遠。柏舟矢靡他。之死心不轉，自來篇什中，何非節孝選。婦言與婦功，德亦藉茲闡。（註十三）

又如汪韻梅「題先妣鄒太夫人味蔗軒遺集」詩云：

國風采歌謠，不因巾幗棄。閨閣多賢媛，豈僅酒食議。……（註十四）

皆在申述女子才德兼重的觀念，由此可知「婦才」在當時閨秀心目中所佔的份量。

此外，更有認爲女子比男子更適合從事詩歌寫作，如黃友琴國朝閨秀正始集序即云：

……況女子之於詩，較男子爲尤近，何也？男子以四方爲志，立德立功，畢生莫殫，

，然生平所好在是，他日幸爲我授梓問世，我願畢矣。

又如宜興荆谿縣新志卷八人物列女錄謂傅隱蘭云：

……年七十，病革，命子嗣徽錄生平所作詩詞，付手民，自題曰刈蘭吟。

梓行流播，雖然不免有敝帚自珍的意味，但是既由機杼所出，則不必計其工拙，自有世人論評，比起焚稿棄毀的舉動，可以說已能正視個人作品的成就了。

在寫作上，有些閩秀作家由於意在存其卷什，不免流露出好名的心理，如名媛詩緯初編卷七正集五「項蘭貞」條云：

……臨歿曰：吾行塵世絕無所戀，惟小詩得附名閩秀後足矣。

又如周月尊曾致書袁枚自云：

……惟幼耽翰墨，妄生好名之心，不肯匆匆終世，乃生少聰明，兼多疾病……又無絕技殊能高于輩行，可託傳於名公大人著述以垂永久，他日晏然隨化，黯然而已。

袁枚覆函嘉許，「答周漪香夫人」書云：

……讀至自嫌失學，黯然而傷等語，忘現在之榮華，慕千秋之姓氏，此等胸襟求之當代公卿，尚難多得，況閩中女士耶？（註十九）

藉文字以傳世的意願，與秘名不宣的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又如趙葵於其瀟月軒詩集自序中亦云：

予家雖貧，粗足自給，無待自炫以射利，如以爲好名，亦所不辭，蓋人不好名，無所不至矣。若僞託逃名以冀兼收而並得，則予所深恥而必不屑爲者也。雖然文章吟詠，誠非女子事，予之詩不能工，亦不求工也，世有自知其短而反暴之以求名者乎？

這種不避好名之謗而刊刻出版的開放作風，正是閩幃之作得以不致淪沒殆盡的重要原因。至於真正能夠了解著述立說的重要，進而以此惕厲者，當以汪清爲首，夏寅官「繼室汪宜人事略」有云：

宜人念國朝名媛輩出，僅錢氏碑傳集有列女一門，然亦至乾嘉而止，因取所藏本朝諸家文集，搜羅編輯，成國朝列女徵略十六卷，……又成國朝孝子，徵略十卷，雪鈔露纂，幾忘寢饋。每言吾輩女子，既不能建立功業，名垂不朽，人生斯世，如白駒過隙，庶幾著書立說，有關於世道人心，或不與草木同腐耳。（註二十）

汪清的識見和胸襟可說泯除了性別的歧見，更進而提昇了女子立言的地位。

由本節所論，可知清代婦女在寫作上，固有秉持婦訓，斂藏才華，而毀棄自己作品的情形，但是，却也有許多女性鼓吹婦才的可貴，並且積極的以創作來伸展自我。前者對寫作充滿了自責和矛盾的痛苦，後者則表現了強烈的自信，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形成了婦女文學發展的逆流和順流，也正因爲如此，才能見出清代女性在傳統的文學限域裏所作的努力和成果。

## 貳、文學理論

### 一、公安思潮的餘波

明代中葉以後，前後七子領袖騷壇，標舉擬古之說，因而引起了公安派與竟陵派的反動，雖能力矯時弊，但又因專主性靈，不久亦招非難，儘管如此，明末清初的詩壇，仍以崇尚七子及追隨竟陵為兩大潮流，錢謙益，馮班等人出而別樹一幟，予二者猛烈的抨擊，並提出論詩的主張，使當時的文學理論有新的導向。

明清之際，能詩的婦女逐漸增多，而能一面從事創作，一面又有理論配合者則不多見，其間惟有王端淑一人而已。王端淑於清順治十八年完成「名媛詩緯」一書，至康熙三年又陸續輯補（註廿一）。是書編選明季以來閩秀詩，除附小傳外，並各繫評語。由批評和採入的詩例，可了解其文學的主張與標準。

王端淑所處的時代正是七子與竟陵流風未泯的時代，也正是錢謙益諸人疾聲指斥的時代，王端淑與柳如是往來，與錢謙益亦相識，錢氏曾有贈詩並為題辭（註廿二），因此論詩的見解往往與錢氏十分相近，於七子及竟陵也有毫不留情的攻擊。名媛詩緯初編卷三正集一云：

詩有心，心之所在，運則如煙，入則如髮，以浮詞掩映，浮景撮合者均非心也。有宋君子離却幽渺，矜才任氣，詩之心正不復見，歷下聲起，變為弘壯整練，詩之聲律愈振，詩之心曲愈杳矣。竟陵始尋思理，一拋宿習，而不無矯枉過正，其派一流淺學，以空拳取勝，景陵獨得處膚淺，人共引為捷徑，使抱奇懷才之士，笑為儉腹為劣才，俱末學之失。今日起衰振弊之道，在別關孤異，無蹈歷下景陵餘波可也，海內巨眼當自有去取耳。

詞鋒犀利，切中時病，以為惟有另闢蹊徑才能挽救詩風，此與錢謙益、馮班的觀念相通。

七子的擬古運動是以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為標榜，盛唐以外無詩，故學詩必以盛唐為宗，這種論調直至清初仍未衰歇，陳子龍選明詩，被目為「七子之遺調」，（註廿三）又如申涵光，張蓋等人也十分推崇七子（註廿四），王端淑則於名媛詩緯初編卷三正集一「陳碧天」條譏刺此一現象云：

今之海內名流，動言盛唐，一趨門面，填塞古人名字，千篇一律，滔滔可笑。

又於卷六正集四「劉苑華」條云：

今之作者，未免太肖近體之創，所謂蹶裂風雅也。

同時她也感歎當時詩家創造力的羸弱，卷十六正集十四卷「祁德苕」條云：

今之才名奕奕者，近體皮毛浣花，叔敖初盛，腐拾舊典，癡藏板句，咏梅花則必牽驛使，贈才女則必引謝庭，賦看月則必借仲宣，可歎也。

同書卷七正集五「徐媛」條又云：

一尺之冠，惹地之袖，倏而低就髮窄帖膚，何長短之效顰乎？且用古典處，非湊即尖，其老句多糟粕耳。越人喙長三尺，卒拾吳兒餘唾，可感也。

甚至還有更尖銳的批評，同書卷二十二閩集「杜瓊枝」條云：

寡寡天地，才情本少，今之誇八斗，揮千言者皆姓名簿，酒肉帳，古人殘羹冷汁而已。女人直可斬將擒王，攻城略地，目無全壘矣，何獨瓊枝，天下大抵如是。

對於唯古是尚的模擬說蔑視至此，直令天下文士汗顏。

王端淑以爲唐詩各期皆有其特色，不可偏執一時，卷十六正集十四「朱德蓉」條有云：

三唐各不相襲，始並行不悖千百年，豈有長盛唐哉，抹殺中晚，一槩才子群趨初盛門面，識陋心愚，膽痴才劣，有識者豈蹈此病。

因此，王端淑認爲名家詩各有特點，若一味摹擬反而難得其佳處，這也是她所以極力反對擬古的原因，同書卷七正集五「徐媛」條下云：

學子美而不得其老，則近于板而俚；學長古而不得其奇，則近于澀而鑿；太白醜處，狂語浮蔓；香山醜處，學究打油；襄陽單儉，東野酸寒，非古人一無是處，俱學而不得其佳也，古人不輕易學，況紛紛歷下竟陵乎？

王端淑能夠平視諸家，明白擬古在創作上是一條走不通的路，正是她見識卓越的地方。

七子說詩，喜從聲調格律入手，鍾譚說詩，喜就字面求古人精神，錢謙益有學集卷十八「陳古公詩集序」云：「今之爲詩者，矜聲待，較時代，知見封錮，學術柴塞……」，初學集卷三十二「曾房仲詩序」云：「古人之詩，了不察其精神脈理，第抉摘一字一句，曰此爲新奇，此爲幽異而已。」即批評七子與鍾譚等人。錢氏論詩，以內容之情志爲主，以爲「詩者，情之發於聲音者也。」（註廿五）在初學集卷三十二「馮定遠詩序」中有云：

古之爲詩，必有獨至之性，旁出之情，偏詣之學，輪囷偃塞，偃蹇排翫，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，然後其人始能爲詩，而爲之必工。

可見他論詩注重詩中所表現的內容，至於格律等形式則爲次要。王端淑也持著相同的看法，名媛詩緯初編卷五正集三「蕭鳳質」條云：

有格調而又具性情，方是作手，若只取格調，徒郭說耳。

又於同書卷二十四艷集上「沙宛在」條云：

詩真處不加粉飾，方是性情，若隨風棹弄，一味趨時，大傷風雅。

卷六正集四「李大純」條亦云：

時尚聲調漸入虛響，取此真致之筆，不猶愈于收海內名家耶！

可知王端淑以爲須具有真性情方可以爲詩，此說則與公安派所標舉的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」相同。



王端淑論詩，主張性情之外，更言詩韻與詩趣。名媛詩緯初編卷六正集四「沈天孫」條云：

詩者，思也。爲心之聲，聲以達情，以門面典故了之，焉以詩爲？而淺之者止拾煙雲陳跡花鳥字面，又爲不讀書人藉口。句中有意，字中有情，句字之外有趣，斯爲得之。

對於只重聲律字句，而忽視詩的句外之趣，王端淑以爲是不知詩，同書卷五正集三「黃幼藻」條云：

詩有靈趣在遣煙運墨之間，淺人以字句爲詩，詩之趣盡矣。三百篇皆趣也，趣之外有骨有韻，有聲有光，皆不離于趣也。今之言詩者，變爲假氣象假格調而趣亡矣。

以字句爲詩，餽餽成習，正是講求格律的弊端，而詩之可貴，即在於文字排列以外所呈現的意趣，此意趣是活潑自然，自性情流露出來的，所以，王端淑又言「氣韻」，以爲駕乎才情、學問之上，同書卷三正集一「陳德懿」條云：

詩以氣韻爲上，才情次之，學問又次之。靖節摩詰襄陽龍標，只此氣韻便已超絕今古，才如太白，學如工部，未能凌而下之。今人未有才情，妄言學問，不能讀書，抄寫典故，少觀載籍，不知氣韻，故隨人步趨，鳥言蟲響，遍于天下。

所謂「趣」與「韻」，袁宏道序陳正甫「會心集」曾謂：「世之所難得者唯趣，趣如山上之色，水中之味，花中之光，女中之態，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，唯會心者知之」，又言「夫趣，得之自然者深，得之學問者淺」（註廿六）其「壽存參張公七十序」云：「山有色，嵐是也。水有文，波是也。學道有致，韻是也。山無嵐則枯，水無波則腐，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。」又云：「大都士之有韻者理必入微，而理又不可以得韻……由斯以觀，理者是非之窟宅，而韻者大解脫之場也。」（註廿七）可知，趣與韻皆是由自然而出，前者較重於真性情的顯現，後者則更進而講求境界的烘托，王端淑論詩，顯然受公安派影響頗大。

就詩的本質而言，王端淑有一番獨特的見解，名媛詩緯初編卷五正集三「董少玉」條云：

詩情物，以繁筵艷閣求之，則非其地；詩靈物，以死景死筆咏之，則非其人；詩冷物，以錦茵繡幕處之，則非其質；詩靜物，以喧囂穢雜居之，則非其時。

詩以性情爲本，故不須外飾，以氣韻爲尚，故不宜拘滯，以冲淡爲主，故不可雕績，以閒遠爲貴，故不可喧雜，端淑此段言論即在說明詩所具有的特質，所以在表現上，必須具備以下的條件，於同條下又云：

故神必欲閒，景必欲冷，思必欲遠，想必欲慧，意必欲別，筆必欲健，具此五者，可以操戈陶謝，興師浣花，不令古人稱王百代矣。

此說兼顧了詩的內容和形式，也正是王端淑詩歌創作的核心理論。

在修辭上，王端淑反對華美的辭藻，似乎不在意字句的琢鍊，其實，她反對的是堆砌與摹擬，而強調透過嚴格的反省後所凝鍊成的文采，也就是不露斧鑿痕迹的自然平淡，名媛詩緯初編卷八正集六「鄧太妙」條云：

秋冬森肅，春氣妍麗，朱明則昌大，四時之質，名標其美而不妬，乃成造化，水清山瘦，木殞霜降，人愛其潔，孰知從繁華富貴中來，剝落推遷，所謂絢爛歸平淡也。

又於同書卷十一正集九「倪仁吉」條下，評云：

夫人詩極元淡而性情寓焉。……故其詩取實不取華，尚元不必不淡，則又由絢爛而反也，想其會心蓋在悠然見南山云，詩人得古人之心如此。

又於同卷「黃修娟」條云：

五古貴蒼古雋逸，每于琢句練字處，愈淡愈深，愈拗愈雋，故唯魏晉諸公擅絕，唐人便難比次也。

由絢麗歸於平淡，自非平直淺露可比，王端淑推崇魏晉五古，可見其深意。

論及填詞，詞與詩的不同，王端淑以為在於「詩老詞秀」（註廿八），關於詞學理論她也同樣的秉持了論詩的原則，名媛詩緯卷三十五詩餘集上「徐媛」條云：

詞不難于艷而難于樸，不難于填而難于切。

同卷「葉小鸞」條云：

詞家口頭語正寫不出在筆尖頭，寫得出便輕鬆流麗，淡處見濃，閒處耐想，足以供人咀味，何必蘇劉秦柳始稱上品。

同卷「陳氏」條云：

詞愈少，斷不可盡情作完，完反覺嚼蠟矣。

由以上可知王端淑主張平淡而有餘味的詞論了。

關於選詩的標準，名媛詩緯一書乃以「溫柔敦厚」的詩教為本，以道德的行為作前提，節婦烈女的詩作在藝術的評定上儘管並不可取，但因嘉其行事而特別存錄，是以王端淑十分重視德行的評價，其書卷十二正集十「方維儀」條，評云：

庭不留春，風霜滿戶，山川草木，悉成悲響，天地間何可無此人？此采風藝苑，雖無曠眼，而風烈足尚，安敢以語言文字責仲賢也。予品定諸名媛詩人，必先揚節烈，然後愛惜才華，當於海內共賞此等閨閣。……

又於同書卷三正集一「虞氏」條云：

天下真正有才情人，方能具真節烈之操，若徒有才無行，似猶金玉而糞土也。

王端淑選詩固然側重節烈，但是對當世流行的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觀念則深不以為然，所以「有才方有節」的說法屢見於此書之中，如卷四正集二「甄氏」條云：

桐城方大家仲賢曰：有才者固難，才而節烈者更難。大哉至言也！甄氏一女弱而能堅

白其志，松筠其操，非其才有大過人者曷能至此。

又卷十三正集十一「容湖女子」條云：

有真正才學方具真正節烈，無才便是德一語，亦為不識字人開多少方便，始關雎葛覃諸篇是大聖人大賢人，團扇咏絮諸咏是大文人大才人，若呂雉武曌是大惡人大狠人，飛燕玉環是大罪人大蠱人，雖有才學不足取也。須知此論蓋為此輩而說，不可一槩藉為口吻。

有才無德固不足法，無才而以為德亦不足憑，惟有真正具有大才者始具有節烈之行，此說力關俗見，可謂空谷足音，聲響自是不同。

此外，王端淑評宋氏詩「冗濫處亦不少，以其節可傳，故存之」（註廿九），評劉氏妾詩，謂其「節義昭然，不必以詩詞小技定高下也」（註三十），又錄吳令則詩，謂「詩不足重，重此人也」（註卅一），在在皆顯示出她選詩的標準。至於失行婦人也在寬選之列，目的在收勸懲之效，其書卷二前集「王嬌鳳」條云：

文君有才無行，即三尺孩提無不知之，……嬌鳳雖負艷質絕才，而亦蹈此轍，然幸以婚姻舊約寬之，不然，滿紙珠玉不足取也。（註卅二）

又卷二十二閩集上「張麗貞」條云：

高才而失節瑣類，陷囹圄，錄一詩以識褒貶之遺意耳。

又評王嬌鸞早寡失節，謂「有卓氏之才識尚猶不可，而況其下者」（註卅三）錄明因寺尼淫詩，謂「存之以為宣淫之戒」（註卅四），王端淑強烈的道德意識可以由以上選詩評語中見出。

詩作因為個人生活環境，或身分地位的不同，不免沾染習氣，王端淑以為如能擺脫習氣，境界方能提高，名媛詩緯初編卷四正集二「朱應禎」條云：

女子不能脫脂粉氣，自是沿習未除耳。

同書卷三正集一「孟淑卿」條云：

官家有冠冕氣，仙家有瓢笠氣，僧家有蔬筍氣，女士家有脂粉氣，俱未脫凡性耳，凡性既脫，始破今古。

婦女詩因多脂粉氣，故詩格往往難高，同書卷五正集三「周潔」條云：

女士詩未易深老，柔則無骨，輕則無意，淺則無學，欲臻渾博難矣。蔡琰不離漢氣，文君尚多古音，後之薛濤、清照未易侔也。

此處說明婦女詩的弊弱，十分切近。一般而言，婦女詩難臻深老，却易流於側媚，此點正是王端淑指為閨秀詩的大忌。同書卷三正集一「錢氏」條云：

凡為女子，幽嫺貞靜四字畢矣，若為綺語怨辭所最忌。

又於卷五正集三「李玉英」條云：

女子不可作綺語艷辭，予已言之再四矣。

綺語艷辭，恐傷教化，並有失閨閣之行，此或為王端淑再三告誡的原因。是以閨秀詩而能脫脂粉氣，每為其稱道，如名媛詩緯初編卷二前集「錙氏」條，評其「寄衣」一律云：

……何等家常大雅，毫無女郎習氣。若動以春花秋月，煙雲飛鳥，字面措辭，盡落時蹊，為可惜也。

又卷三正集一「孟淑卿」條云：

淑卿直不欲大地江海照見蛾眉色相，為詩迴絕，一領秋冬之氣。

卷七正集五「顏繡琴」條云：

顏詩是有力量文字，讀其千載孤忠句，多少感慨雄壯，豈二八女郎呻語，覽之者不可以七言八句而忽之也。

卷九正集七「李今蓮」條，評云：

擬讀曲諸咏，似讀曲剩旨，猶喜其無脂粉氣。

同卷「張貞閨」條云：

貞閨詩朴渾幽健，不媚不輕，女士中之有骨力者。

閨秀詩能擺落天生的香奩習性，進而得詩之旨趣，是王端淑所期之於閨閣俊秀的。

綜上所論，可知王端淑處明祚衰替，詩說紛雜之時，能上承公安派詩論，並反對七子及竟陵之說，而與錢謙益諸人相應，主張抒發性情，並以氣韻為上，兼重詩的內容與形成，同時，又以「溫柔敦厚」的詩教樹立閨閣詩評判的標準，重視才學與道德的配合，並指出閨閣詩創作所應遵循的途徑，王端淑的識力不僅閨中少有，即求之於鬚眉亦不可多得，其名媛詩緯一書，籠括當世百數閨秀作家，不特為婦女文學保存了珍貴的史料，並且更是一部完整的清代婦女文學批評的巨著。

## 二、性靈詩說的迴響

乾隆年間，詩壇聲氣最廣，影響力最大者，以袁枚為首。袁枚論詩，標舉性靈，略採神韻之說，力斥「七子」之非，一時士人學子，群起風從，天下論詩幾無不以「性靈」為宗。

袁枚的性靈說，以為詩貴在有真性情，故不專尚格律，重在才分，而不廢學問工力，論詩則但求其工拙，而不必分唐宋，同時的蔣士銓、趙翼、洪亮吉及門生楊芳燦、孫韶等人皆能秉承其說，而閨閣之中亦不乏揚其清芬，祖述其義者，可見清代中葉時此說的盛行。

袁枚女弟子中能張皇師說，發為議論的有王倩、席佩蘭、屈秉筠三人。王倩有「論詩八章」，今僅見四章（註卅五）頗能得袁枚的意旨，其以為詩皆本乎天真，不受役於外物，方能感人，其詩云：

春花如笑，秋山疑顰。宇宙皆詩，本乎天真。靈札妙悟，無非新陳。不物於物，斯能感人。

又以學問與才力並重，二者配合，方能獨出機杼，不落前人舊迹。其詩云：

良醫用藥，亦攷古方。名將行師，亦戒陳行。要其神妙，不主故常。矢惟善學，鴻文聿彰。

同時又注重詩律的研求，其詩云：

詩境甚寬，詩律甚嚴。十年非遲，三思豈嫌。如味諫果，得苦中甜。不能研精，空暫詹詹。

袁枚雖然反對沈德潛的「格調說」，可是並不完全排斥格律，只是強調性情勝於格律，其實二者皆不偏廢。是以王倩亦有此詩。又言意在筆先，須重存養的工夫，詩云：

句一落紙，已滯于形。存乎詩先，靈台熒熒。鞭撻山岳，奔走雷霆。素養克裕，奇功斯成。

以上諸詩，可謂性靈說的濃縮，王倩既為袁枚女弟子，所受影響自是顯而易見。

席佩蘭詩極為袁枚稱賞，其論詩亦跡軌性靈說，如「與姪婦謝翠霞論詩」詩有云：

性情其本根，辭意屬枝節。本根如不厚，芬葩詎能給。枝節如太繁，生理轉不實。（註卅六）

主張以性情為本，不以雕飾為工，又如其「論詩絕句」第二首及第三首有云：

沈思冥索苦吟哦，忽聽兒童踏臂歌。字字入人心坎裏，原來好景眼前多。

風吹鐵馬響輕圓，聽去宮商協自然。有意敲來渾不似，始知人籟不如天。（註卅七）

亦皆崇尚自然，不屑人為的藻繪，而以性分流露為可貴。

席佩蘭論詩雖重天籟，然而對於後天學力的培養也並不忽視，其「與姪婦謝翠霞論詩」詩中又云：

積理在讀書，精麤要分哲。

「論詩絕句」第一首亦云：

枵腹何曾會吐珠，詭癡又恐作書厨。游蜂釀蜜銜花去，到得成時一朵無。

胸有詩書，固然有助於詩，但是若矜炫淹博，便落於下乘，須能融滙貫通，不着痕迹，使人不覺其用事用典，方為詩之極致。此亦即是袁枚所謂「大巧之朴」「濃後之淡」（註卅八）的道理。

在技巧上，性靈說反對摹擬，主張去陳言，席佩蘭「論詩絕句」第四首即云：

清思自覺出新裁，又被前人道過來。却便借他翻轉說，居然生面獨能開。

為了避免蹈襲前人，在技巧上須尋求突破，方能別出新意，袁枚曾謂「詩貴翻案……所謂更進一層也」（註卅九），與此說相同。由前項論列，可知席佩蘭實是袁枚性靈說的追隨者。

屈秉筠曾經致書席佩蘭論詩，載於孫原湘所著天真閣集中（註四十），大抵亦以性靈說為本，嘗云：

詩之爲道，以不著議論，自抒情感爲工。顧言情必先練識，練識必先立志。

此處提出詩人所應具備的條件，即立志、練識、言情，屈秉筠對此三者有更進一步的解說：

擺落世事，抗心羲皇，濯魄咸池，晞髮銀潢，詩人之志也。無其志而仿竊，明貞禾黍，表潔白華，優冠學敖，隨綵剪葩，嚼徵含商，無理取譁而已。

詩人之志，須不受世俗所牽，心志高潔，詩境自是不同。又言詩人之識云：

僞體別裁，么弦獨唱，振衣霞表，安目頂上，詩人之識也。無其識而捫撻，潛剝江爲，生吞賈島，匍狗雜陳，紫鳳顛倒，騁博驚華，愚若燕寶而已。

有獨特的見識，方能別裁僞體，自出機杼。至於詩人之情，則云：

吐棄塵芽，發露天根，碧雲獨往，素春無痕，詩人之情也。無其情而叫囂，號哀雨雪，誓心皦日，丹粉失和，金玉違節，或哭或歌，譬諸狂疾而已。

性情本乎天真，在於自然流露，否則皆爲矯飾，不足爲取，屈秉筠所言大抵亦與袁枚性靈說相應。

屈秉筠詩學晚唐，尤以李商隱爲宗，嘗云：

少陵如大海迴瀾，魚龍博戲，不敢學；太白如朱霞天半，絕人梯接，不能學；乃所願則在玉溪耳。

李商隱之詩，多思涉幽玄，詞流詭秘，所引發的爭論亦最多，席佩蘭曾以此詰難屈秉筠，以爲閨閣以貞靜爲主，何可取於商隱，屈秉筠有以下的一段答辯：

義山以駢弛之才，流浪書記，洵受排竿，其志隱，故其辭曲，無題諸什，括東方之隱謎，爲秦客之瘦辭，婉而多諷，風人之遺也。至於甘露之變，忠憤填臆，冤厨車之狗，悲下殿之走，託言石勒，自比賈生，斯則離騷之變聲，小雅之寄位矣。奈何以無稽蚩謫，躋其詞於香奩玉臺之亞乎？（註四一）

以李商隱詩比爲風雅離騷之聲，可見其推崇之至。袁枚論詩曾言「休嫌發洩英華盡，唐代詩原中晚佳」（註四二），屈秉筠所從，可說是其來有自。

此外，與席佩蘭、屈秉筠同時的熊琏，著有澹仙詩話四卷，論詩亦主性靈之說，並以爲各家皆有長處，故不主界分唐宋，有云：

詩本性靈，如松間之風，石上之泉，觸之成聲，自成天籟，古人用筆，各有佳處，豈可別執一見，棄此尚彼，或云法宋，或云宗三唐，究竟摹倣不來，空失本來面目。

又以爲性靈雖本諸自然，但是亦不妨加以人工粧點，使其愈臻妙境，其云：

陸念爾云：「詩主性靈，以人工累之，猶太虛着浮雲。」此論極妙。歸愚謂開廢學之漸，恐其流於薄。余謂有性靈者可以加人工，有人工愈以養性靈，譬如碧空澄徹，霽日晴雲，明霞朗月，點綴更佳。

在寫作的技巧上，熊琏注重情景交融，以爲景雅情深，方能生動不俗，其云：

吟咏一端，宜其視爲餘藝。女子則供衣服，議酒食而外，固多暇時，又門內罕與外事，離合悲喜之感發，往往形諸篇什，此如候蟲時鳥，一任天機，了無足異且敬姜不云乎，勞則思，思則善心生故嘗以爲女子之讀書屬文，亦所以習之於勞而已。

這一段話是就女子天性的細膩和所處環境的單純而言，至於沈彩「跋嘉興徐範集八婦人書真跡卷」所說：

才藻，非婦人職也。然孔子嘗以臧文仲妾織蒲爲不仁，則士大夫家閨閣佳麗，苟勤於紡織，與茅簷窮嫠爭利，是亦非宜，而身心又不可使逸，則舍筆札文史，其何所事哉？（註十五）

見解雖不盡正確，但是亦在主張習文弄墨本爲婦女當然之事。

由以上所述，可知清代已有能摒除許多束縛，進而積極自由寫作的女性，這種自我價值的肯定，也正是閨閣詩壇生機的端萌。

在創作的動機與內涵上，女作家也有相當的體認，顧若璞臥月軒集自序中嘗云：

嘗讀詩知婦人之職，惟酒食是議耳。其敢弄筆墨以與文士爭長乎？然物有不平則鳴，自古在昔，如班左諸淑媛，頗著文章自娛，則彤管與箴管並陳，或亦非分外事也。

又吳靜飲冰集自序云：

間有所作，不過自適已事以當痛哭，要皆有爲而言，非無病呻吟也。（註十六）

創作須有內在不得不發的衝動相迫，然後形諸筆墨，才能性情流露，言之有物。又如仁和毛先舒序其女毛媿靜好集有言：

余好詩，媿十餘歲卽從余問詩。……及已嫁，歸寧時復出詩，詩頗有思理。……媿嘗曰：我近四十乃無子，詩乃我神明爲之，卽我子矣。（註十七）

詩乃其神明爲之，換言之，詩是她以生命和心血投入所融鑄而成的，自有其嚴肅的意義，其間血淚辛酸雖不爲人所知，但是她對於寫作的尊重和敬慎則可以得見。

由於重視寫作，愛惜作品，自然不會輕付丙丁，反而會進一步要求刊刻印行，公諸於世，如高鳳翰序周淑履峽猿草有云：

婦旣老，出峽猿草一編，授其子淳曰：少時吟紅咏絮了不足錄，獨此未亡人心血所在，不可不令後人知我辛苦耳。（註十八）

孫雲鶴聽雲樓詞自序云：

昔先嚴有言，閨中兒女之言，不足爲外人道。然而結習未忘，人情不免，多年心血聽若散失無存，亦覺可惜，令自錄而藏之。今之此舉固非所望，然不敢固辭者，蓋因先嚴平日溺愛之心，且重違先生一時表彰之意，是以略加刪校，并志數言。

續稿李詩繫卷三十八「張步護」條云：

年二十四，以暮勞，卒前數日，以其詩稿定本付其仲兄西谷秀才，曰：吾詩本不足傳

凡詩有情無景，如村翁談家常；有景無情，如繡女描花樣。景不雅則無致，情不深亦無味，寫景須點綴幽峭，使人起興；寫情必纏綿激切，令人下淚，情中有景不俗，景中有情乃活。（註四三）

又嘗以詩畫互擬，以爲二者境界相似，佳妙處皆由性靈流出，自然天成：

詩境即畫境也。畫宜峭，詩亦宜峭；詩宜曲，畫亦宜曲；詩宜遠，畫亦宜遠；風神氣骨，都從興到，故昔人謂畫中有詩，詩中有畫也。（註四四）

熊璉的見解，與袁枚性靈說相通，且其詩畫比附之論則更近於王士禛的神韻說。

又李含章有「論詩」詩五古一首（註四五），亦以爲詩貴自然本色，不須雕飾，詩云：

好詩如佳人，嫣然媚幽獨。鉛華屏不御，葆此無瑕玉。巧笑流瑳那，蛾眉騰曼綠。一顧失傾城，何必炫奇服。又如聞好鳥，應節喧百族。引吭揚天和，喞于叶絃樂。

又以爲詩本乎真情，根於至性，方能感人，詩云：

春花倉庚歌，夜月杜鵑哭。微物詎有知，聽者感衷曲。始知心之聲，不在鬪繁縟。笑唬根至性，風蕭任槎觸。勿使天籟乖，要令老嫗覺。神充貌自腴，至味乃蘊蓄。自從齊梁來，藻績眩凡目。土木飾金貂，瓊珠薦文牘。旁觀豈不好，所苦真意斷。蘭苔集翡翠，無由起遐矚。……

李含章論詩與性靈說可謂相合。

嘉慶道光年間，閩秀論詩大抵多能發明性靈之說，汪端編有「明三十家詩選初集二集」，一掃前後七子門逕，以「清真」爲主，是書凡例有言：

茲集所收，雖面目不一，要皆無悖於清真二字，優孟門戶之習，吾知免夫。

汪端特拈出「清真」二字，爲其選詩的標準，並作詳細的解說，其詩選凡例又云：

詩不可不清，而尤不可不真。清者，詩之神也。王孟韋柳，如幽泉曲澗，飛瀑寒潭，其神清矣。李杜韓蘇，如長江大河，魚龍百變，其神亦未嘗不清也。若神不能清，徒事抹月批風，枯淡閒寂，則假王孟而已。真者，詩之骨也，詩以詞爲膚，以意爲骨，康樂駉弛，故其詩豪邁，元亮高逸，故其詩沖澹，少陵崎嶇戎馬，故其詩沈鬱，青蓮嚮慕仙靈，故其詩超曠，後人讀之，想見其人性情出處，所以爲真詩。若乃生休明之世，而無病呻吟，處衡泌之間，而恣談國是，則僞少陵而已。

汪端注重詩的意境，李杜王孟詩儘管表現不同，然必各有其意境，始能稱爲名家，汪端所選明詩特別推崇高啓、劉基。嘗評高啓七律詩「超妙清華」，樂府詩「清華朗潤，秀骨天成，唐人之勝境也」（註四六），可見其於意境的講求。至於詩的內容，以爲作者身世不同，遭遇各異，能忠實的抒發感情，自必真誠動人，故其評劉基樂府詩云「鬱伊善感，歛歛欲絕，離騷之苗裔也」又評其七律詩：「激昂悲感」，皆以性情爲重。至於曾譏評鄭善夫詩：「以學杜自命，拙直枯粹，不免詩囚之目」，評王廷陳詩：「猖狂邪僻，何異桑悅詩，亦匱鼎之



流」，評王寵、王慎中詩：「襲顏光祿之貌，板重不靈」（註四七），諸如此類，俱為汪端所芟蕪，由此可知其去取的標準。

汪端又最厭臺閣體與香奩體，評前者謂「如塵羹土飯，望而生憎」，評後者謂「搔首弄姿，極盡嫵態，詩道至此，實一大厄」，同時，又以為湯顯祖「詩傷牽率」，徐渭詩「失之粗野」，王穉登詩「病於纖穠」，評祝允明唐寅詩「俚俗」，王彥泓、馮班詩「淫艷」、三袁詩「佻仄」，鍾惺、譚元春詩「幽詭」（註四八），皆悖於「清真」的原則，為其所不取。汪端的評論，精闢廉悍，可謂王端淑以後第一人。

汪端既揭櫫「清真」二字，重視作者的獨創性及意境的表現，故又引姜夔詩說及王士禛居易錄所載以支持其論點，明三十家詩選凡例有云：

宋姜白石詩說有云：「一家之語，自有一家之風味，如樂之二十四調，各有韻聲，乃是歸宿處，模仿者語雖似之，韻已無矣，雞林其可欺哉！」。又居易錄載王茂京與漁洋論畫，於南唐推董源，於宋推巨然，於元推倪黃，於明推董文敏，謂諸家看是古澹閒遠，而中實沈着痛快，惟解人知之；漁洋以為其說可通於詩。此二則皆有至理深味，茲選去取亦竊附此義焉。

姜夔、王士禛的觀點，皆為性靈說所採擷，汪端承此緒餘，而更直逼王士禛的神韻說。

與汪端同時的王蘭修、辛絲二人，曾合選清人詩二十餘家為「國朝詩品」，而以陳文述為奄有諸家之長，集其大成者，二人同為陳文述女弟子，推尊至此，亦不足為怪。其評顧炎武詩云：

人品如層霄丹鳳，太虛白雲，詩境亦似之。沈鬱處在國風變雅間。

評施閏章詩：

人品高潔，詩境亦如秋水寒潭，故非漁洋竹垞所及。

評陳維崧詩：

才筆超妙，詩多疎逸之致。

評查慎行詩：

得雅人之深致。

評厲鶚詩：

鐫刻林壑，渲染煙霞，深於山水之趣，浙派遂成大宗。

評錢杜詩：

無意為詩，自然超妙。

諸如以上所舉（註四九），可以看出其批評的傾向，亦着重在詩境的表現，雖然其詩品中未見對王士禛、袁枚的品評，然而風會所趨，亦不免受其籠罩。

此外，沈善寶有名媛詩話一書，其論詩主張自然真率，忌矯揉造作，其云：

詩猶花也，牡丹芍藥，具國色天香，一望知其富貴；他如梅品孤高，水仙清潔，李桃穠艷，蘭菊幽貞，此外則或以香勝，或以色著，但具一致，皆足賞心，何必泥定一格也。然最怕剪綵爲之，毫無神韻，令人見之生倦。（註五十）

沈善寶此論，亦以性情流露，神韻生動爲貴，而不必偏執一家，與性靈說相同。

郭漱玉有「論詩」八首（註五一），以爲各家皆有長處，不主摹擬，「論詩」詩其二云：

玉溪瀨祭非偏論，長吉鬼才亦妙評。儂愛湘江江水好，有波瀾處十分清。  
其四云：

天教機杼各爭新，何事拈毫便效顰。依傍杜韓門戶立，終嫌小婢學夫人。

其五云：

厨下調羹已六年，酸鹹情性笑人偏。近來領略詩中味，百八珍羞總要鮮。

其八云：

今古才人一例看，端莊流麗並兼難。桃花輕薄梅花冷，占盡春風是牡丹。

郭漱玉並主張自然無飾，不必騁才思，也不必砌麗詞，最要在不露痕迹，「論詩」詩其一云：

不用琴箏唱麗詞，不須風雨騁才思。詩家一著高人處，初寫黃庭恰好時。  
其三云：

鈿螺釵鳳鬪華粧，粉飾居然態欲狂。若果美人顏色好，亂頭精服也無妨。

其七云：

拈來針線度朝昏，蜀錦湘紈費比論。至竟裁縫讓仙女，天衣滅盡剪刀痕。

此外，郭漱玉對於詩境亦有傳神的說明，「論詩」詩其六云：

鴻才印雪便留迹，絮不能飛爲染塵。偶對菱花悟詩境，分明是我却無人。

嚴羽滄浪詩話有言「盛唐諸公惟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迹可求，故其妙處透澈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郭漱玉此詩即與滄浪詩話相應，而此種見解亦爲袁枚性靈說的精義。

以上所述諸家詩論，多本於性靈說，其他尙有如滿洲多敏喜塔臘氏，有「與素芳女弟子論詩」，詩云：

何必論唐宋，詩原寫性靈。遣懷明似月，落管燦於星。語奪千山綠，思澄一水青，只今誰作者，空緬舊儀型。（註五二）

又如劉汝藻曾論詩曰：

閨閣詩，性情爲上，音節次之，才華又次之。（註五三）

所論皆不出性靈說的範疇。由此可知清代閨秀的詩論多主性靈之說，袁枚於清代詩壇的影響

力於此又得一證。

綜合本文所論，可知清代婦女在寫作上，雖有消極保守的心態，但是，大體而言，仍多傾向於積極自由的態度，閨閣詩壇活潑的氣象可謂有以致之。至於論詩的觀點也顯然與當代的文學思潮有密切的關係，清代婦女詩風的趨向亦此得知。

## 附 註

- 註 一：參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。
- 註 二：見清代名媛文苑，序第二。
- 註 三：漁洋詩話卷上載云：「余辛丑客秦淮，作雜詩二十首，多言舊院時事，內一篇云：十里清淮水蔚藍，板橋斜日柳毵毵。棲鴉流水空蕭瑟，不見題詩紀阿男。阿男名映淮，詩人伯紫之妹也。幼有詩云：棲鴉流水點秋光。後適莒州杜氏，以節聞。伯紫與余書云：公詩即史，乃以青鏡白髮之嫠婦，與莫愁、桃葉同列，後人其謂之何？余謝之。後入爲儀郎，乃力主覆疏，旌其閭，笑曰：聊以懺悔少年綺語之過。」
- 註 四：見擷芳集卷七十三「沈隱」條。
- 註 五：見隨園女弟子詩選卷三。
- 註 六：見清詩匯卷一八五。
- 註 七：見擷芳集卷五十三戴韞玉小傳及其詩。
- 註 八：見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「包韞珍」條引。
- 註 九：見清代名媛文苑，序第二。
- 註 十：同前註。
- 註十一：見趙茶瀟月軒文集。
- 註十二：見席佩蘭長眞閣集卷四。
- 註十三：見清詩匯卷一八八。
- 註十四：同前書，卷一九一。
- 註十五：見清代名媛文苑，跋第四。
- 註十六：見席佩蘭長眞閣集卷二「題項烈婦飲冰集并序」。
- 註十七：見衆香詞射集「毛媿」條。
- 註十八：見擷芳集卷一「周淑履」條。
- 註十九：參見袁枚小倉山房尺牘卷六「答周漪香夫人」及「附周夫人原書」。
- 註二十：見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十「汪清」條。
- 註廿一：參見孟稱舜「丁夫人傳」及王端淑「名媛詩緯自序」。
- 註廿二：見錢謙益有學集卷十一「山陰王大家玉映以小影屬題敬賦今體十章奉贈」及卷四十

七「明媛詩緯題辭」。案：王端淑字玉映，又明媛詩緯與名媛詩緯似爲一書。

註廿三：見吳喬圍爐詩話卷五。

註廿四：見申涵光聰山詩選及張蓋柿葉庵詩選。

註廿五：見錢謙益有學集卷十九「陸敕先生詩稿」

註廿六：見袁中郎全集卷一。

註廿七：同前書，卷二。

註廿八：見名媛詩緯初編卷三十六詩餘下「劉佩香」條。

註廿九：同前書，卷三正集一「宋氏」條。

註三十：同前書，卷七正集五「劉氏妾」條。

註卅一：同前書，卷十正集八「吳令則」條。

註卅二：王嬌鳳，臨安人，參將王士龍女，與吳廷璋有婚約，鳳叔士彪貪富室，欲令鳳改適，鳳矢節不從，與吳效文君之奔，後登第爲翰林承旨，遂歸而成體。參見該條小傳。

註卅三：見名媛詩緯初編卷二十二閩集上「王嬌鸞」條。

註卅四：同前書，卷二十六緇集「明因寺尼」條。

註卅五：見隨園女弟子詩選卷五，原選五章，今存四章。

註卅六：見席佩蘭長眞閣集卷四。

註卅七：同前註。

註卅八：隨園詩話卷五有云：「詩宜朴不宜巧，然必須大巧之朴；詩宜淡不宜濃，然必須濃後之淡」。

註卅九：見隨園詩話卷二。

註四十：見孫原湘天真閣集卷五十「屈孺人傳」。

註四一：同前註。

註四二：見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七，「倣元遺山論詩，黃莘田」詩。

註四三：以上所引熊璉詩說俱見劉聲木蓑楚齋五筆卷八。

註四四：見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十四雜記下「閩秀詩」條。

註四五：見清詩匯卷一八五。

註四六：見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凡例。

註四七：同前註。

註四八：同註四六。

註四九：見施淑儀清代閩閩詩人徵略卷八「王蘭修」條附錄。

註五十：見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第三編第二章第三節引。

註五一：見湘潭郭氏閨秀集，郭潤玉繡珠軒詩。

註五二：見清詩滙卷一八八。

註五三：同前註。

## 參考書目

- 名媛詩緯初編 清王端淑評選 康熙間清音堂刊本  
衆香詞 清徐樹敏·錢岳編 海陽程氏彤雲軒鈔本  
擷芳集 清汪啓淑編 乾隆間刊本  
國朝閨秀正始集 清惲珠編 道光十一年紅香館刊本  
明三十家詩選初集 清汪端編 同治十二年蒞蘭吟館重刊本  
兩浙輜軒續錄 清潘衍桐編 光緒十七年浙江書局刊本  
續樵李詩繫 清胡昌基編 宣統三年刊本  
清詩滙 徐世昌編 世界書局  
清代名媛文苑 清文滙附 世界書局
- 袁中郎全集 明袁宏道著 世界書局  
有學集 清錢謙益著 四部叢刊本  
臥月軒集 清顧若璞著 文選樓叢書本  
德風亭初集 清王貞儀著 金陵叢書本  
隨園三十六種 清袁枚著 光緒十九年重刊本  
天真閣集 清孫原湘著 乾隆間刊本  
長眞閣集 清席佩蘭著 乾隆間刊本  
聽雲樓詞 清孫雲鶴著 小檀欒室彙刻百家閨秀詞本  
湘潭郭氏閨秀集 清李星沅編 道光十七年湘陰李氏刊本  
瀟月軒集 清趙棻著 荔牆叢刻本
- 漁洋詩話 清王士禛著 清詩話本  
圍爐詩話 清吳喬著 廣文書局  
履園叢話 清錢泳著 廣文書局  
萇楚齋隨筆 劉聲木著 世界書局  
蘇州府志 清馮桂芬等纂 成文出版社  
海寧州志稿 清朱寶璠等纂 海寧旅臺同鄉會影印本

- 宜興荆谿縣新志 清吳景牆纂 成文出版社  
黎里志 清徐達源纂 嘉慶十年禊湖書院刊本  
清代閨閣詩人徵略 施淑儀編 鼎文書局  
歷代婦女著作考 胡文楷編 鼎文書局  
清代婦女文學史 梁乙真著 中華書局。